

长虹集



目 录

挖山不止.....	张翊翔 (1)
降龙伏虎.....	田 毅 卢振中 刘承智 (19)
平阳河之战.....	陈春芳 (38)
刚刚开始的战斗.....	众 声 (59)
创业先锋.....	朱希江 张方文 (74)
快马加鞭.....	田传琛 王业廷 (101)
碧水红心.....	常 林 (123)
铺路的人——下丁家来信.....	郭 震 (146)
气壮湖山——东平漫记	吕曰生 (177)
坚韧不拔.....	王永全 张金月 (193)
登攀.....	郭 辉 谢新生 (215)
栖霞升起了朝霞.....	王润滋 王振美 李世武 (245)
银花绽放.....	闫玉臣 宋增益 (285)
凤凰山下.....	何树华 韩润露 王庆同 (300)
长红岭.....	葛兰诚 (319)
闯关记.....	杨巨源 郭遂厚 (341)
三个书记的草棚.....	邱 勋 张 洲 (361)
壮志压倒万重山.....	张寒朗 王延晔 李宪书 张天一 (382)
双庆赞歌.....	李士田 (402)
高举红旗的人.....	张荣新 宋承华 (420)

挖山不止

张翊翔

来到厉家寨，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什么呢？

不管是彩霞满天的早晨，或是阳光灿烂的中午；不管是雪花飘舞的严冬，或是烈日当空的三伏，你都会听到清脆的锤钎声在不停地鸣响，你都会听到震耳的开山炮在峡谷里回荡。山洼里，打铁红炉闪耀着不息的火光；山坡上，拖拉机隆隆地辗下了新的辙印。在镢光铤影中，在夯歌号子里，大路在加宽，石渠在延伸，果木园，高产田，从山下向山上不断地扩展，扩展……

面对这日新月异，高歌猛进的厉家寨，我的耳边，又响起了厉家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厉日耐同志宏亮的声音：“同志们，毛主席叫咱要‘愚公移山，改造中国’，可是现在咱们连厉家寨还没改造好呢！一座大山，才不过刚刚搬掉了几块石头。同志们哪，咱们要坚决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号召，鼓足干劲学大寨，挖山不止永向前！”

挖山不止的厉家寨人，用铁镢钢镐，锤钎机轮，饱蘸着汗水，描绘出的壮丽的移山长卷，是我这支拙笔难以逼真地临摹下来的；挖山不止的厉家寨人，用似火的红心、如潮的

激情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所谱写出的英雄乐章，是我的笨手难以演奏出来的。下面照实记录的，只不过是近两年来，我亲眼看到的几个普普通通的零星片断。

一九七五年深秋的一个晚上。

听说厉日耐同志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回来了，好多人撂下饭碗就向他家跑来。谁知厉日耐同志没进家门就上了山，到这阵子还没下来呢。

人越来越多了，小板凳，小马扎，一摆摆了半个院子。老汉们巴嗒着烟袋，大嫂们拍着怀里的娃娃，年轻的姑娘、小伙又说又笑，把个小院子闹腾得好热闹啊！

这是老例子了，哪一回不是这样啊，不等厉日耐进门，院子里的人早满了。因为大伙都巴不得早一会儿见到他呀！他们的党支部书记，每一次回来，都带来党中央、毛主席的新指示；每一次回来，都带来学大寨的好经验；每一次回来，都带来治山治水的新套套。而且每个人的心里，也早都攒下了满满一肚子话要给他说明呢！生产队长要给他摆摆下一年的谱气，实验队的技术员要向他夸夸新培育出的优良品种，老大娘急等着向他报个喜信儿：儿媳妇新添了个胖孙子，虎虎势势的，长大了，一准是个开山劈岭的小虎将！

这次，大伙盼他的心情，比往常更为急切。因为他是从大寨来，是从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回来的呀！

厉日耐同志回来了。他那宽宽的肩膀上，扛着一张大铁锨。四方脸盘上，洋溢着欢笑，浓眉下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，闪耀着异常明亮的光彩。他一步迈进门来，放下铁锨，

笑着跟大伙一一打着招呼。

大伙齐打伙地站起来：“嘿，日耐，上了山就忘了回来。没看看天都什么时候了？星星都出全了！”

“来来，快坐下，说说华国锋同志代表毛主席、党中央作了什么指示？”

“大婶子，快把饭端过来，日耐叔准饿了，叫他一边吃一边说。”

院子里一阵热闹，又静了下来。大伙儿静静地听着他们的支部书记的激动人心的话语。厉日耐讲述了大会的盛况，又提高了嗓门说：“在这次会议上，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、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‘全党动员，大办农业，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’的战斗号召，农业学大寨运动，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！这是和土地改革、农业合作化运动一样波澜壮阔、意义深远的群众运动。同志们想一想，在这个伟大的运动中，我们厉家寨人，应该怎么办？”

多么鼓舞人心的大好形势啊！在全国六亿农民都磨拳擦掌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，受过毛主席批示表彰的厉家寨大队，应该怎么办呢？

院子里的人们，仨一堆，俩一伙地纷纷议论起来：“没说的，学大寨，大干快上，按华国锋同志的讲话精神办！咱快合计合计，先搬它哪座山头？”也有人说：“搬哪座山头？咱这地早都整了；水利化，也‘化’得差不多了，再搬哪座山头呢？”

谁不知道，早先厉家寨是个山穷水恶的苦埝子。庄四周

这三山五岭上，不长树木不长草，只长一块块的大黑石头。人们从石头缝里开出碗一块瓢一块的山坡坡地，土层只有几寸厚。好年景，亩产才只有百十斤。光秃秃的和尚头山，无遮又无挡，三天不下雨，就旱得遍地冒烟；一下大雨就发山水，山洪象野兽似的嗷嗷怪叫着从山顶扑下来，冲得大石头蛋轱辘轱辘直往下滚，把庄稼的绿苗苗连同那点珍贵的泥土一下子冲个精光。就是好年景，好不容易收下几颗粮食，算盘一响，还不够抵还地主的租债。那年月，贫下中农的日子多么苦呀！正象一首民歌里唱的：

穷大山，苦大山，
大山顶上种黄连。
人人都说黄连苦，
黄连比俺还算甜。

解放了，党领导翻身农民，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金光大道。深翻、整地、修梯田；打坝、开渠、搞水利。经历了多少风雨，磨秃了多少镢镐，洒下了多少汗水，凿石运土，削岭填沟，这才有了今天的水秀山青果子红啊！如今这每一块地，都已整成了“上下两平倒流水，棉槐红草金镶边”的三化园田；山岭平川，都浇上了龙潭龙门的清泉水；亩产量，也早已上纲要、过长江、闯过了千斤大关，达到了一千三百斤。这地再怎么整？这水再怎么理呢？

厉日耐和大伙一起，说一阵，议一阵，又拍拍手叫大家静下来，说：“刚才，有的同志提出了几个问题，我觉得提得挺好。我再说几句，大家喳喳喳喳。一、毛主席说：‘农业

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’。眼下拖拉机已经开到地头上来了。可是咱这地，是不是都适合大规模的机械化耕作了？二、‘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’，咱们的土地，虽说百分之九十以上实现了水利化，可现在全是靠水库‘化’起来的。依靠库水灌溉，平常行，一旦遇到特殊情况，还能不能行？三、愚公移山，要挖山不止。咱们眼前的大山，才不过刚刚搬掉了几块石头，能坐下来喘气歇息吗？能船到码头车到站，不再往前走了吗？”

厉日耐提出的问题，引起了大家的深思，激起了热烈的反响。

第二天一早，厉日耐带领支部委员们上了山。从英雄岭走到凤凰岭，从葡萄山走到大山，从寨子河走到大山河，从龙潭龙门水库走到小南湖。支部委员们踏遍了厉家寨的山山水水，一边观察，一边研究，一边参加劳动，一边跟群众商量讨论。支委会整整开了七个白天，七个晚上，一个大干快上学大寨的跃进规划，制订出来了。

真是群山沸腾啊！男女老少全都出动了。葡萄山上，红旗飞扬，要在这儿开出一条能并排行驶两辆拖拉机的盘山公路。石人顶上，战歌嘹亮，前来拉练的解放军和厉家寨的社员一起，挥镐劈石，打眼放炮，要在山顶上开出一片小平原。大山河畔，锣鼓齐鸣，青年突击队员们，推起小车，从大崖头上取泥运土，在沙滩上垫出了一方方整整齐齐的园田。在这同时，大口井开工了，喷灌站上马了……厉家寨啊，到处热气腾腾！英雄的厉家寨人，贯彻毛主席的批示，

响应华国锋同志的号召，正在攀登着新的高峰，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！

看到这热气腾腾的动人场面，党支部委员厉守禄的心情，格外激动。多少往事，一齐涌上了心头。

给地主当看山户的穷苦人哪，祖祖辈辈居住在这远离村庄的葡萄山上。葡萄山上，洒下了父子几代的汗水，留下了多少血迹斑斑的记忆啊！那一年，大儿子日耐才六、七岁。为了让孩子们在寒冬腊月里能喝上顿热粥，厉守禄白天在山下给地主扛活，黑夜里悄悄领着日耐开山上的荒坡。爷儿俩，勒紧腰带，刨呀，刨呀，拚了一冬一春，好不容易开了几块蓑衣大的山埝子地，点上了种籽。谁知六月里一场山水，冲得连把草都没落下。为了追还春天借下的种籽，地主扣下了厉守禄一年的工钱。……厉守禄两手空空的回到家里，万般无奈，在大雪封山的天气，领着日耐下山要饭。可是煎饼没要着一张，地瓜没要着一个，地主却放出恶狗，把日耐的腿肚子咬得鲜血淋漓。……啊！那时候，他又爱这葡萄山，又恨这葡萄山！

是共产党，是毛主席，领导我们推翻了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，又开始了改造穷山恶水的移山战斗。为了让山更新、水更美，让山山水水对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更大贡献，今天一场新的战斗又打响了。铁五队的老队长啊，思绪万千，把全家人叫到了堂屋里。

厉守禄把孩子们挨个看了一遍，说：“从初级社开始深翻地到如今，大大小小几十次战役了，咱铁五队队员怎么干的，

你日耐大哥是怎么干的，你们该没忘记吧？”

不等他说完，孩子们就一齐开口了：“爹，你放心。俺一定象铁五队的老队员们一样，象俺大哥一样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保险不会卷刃。”

厉守禄点点头，又说：“眼下，你大哥是党支部书记，又在省里工作，咱一家，得更严格地要求自己，比以前干得更好才行！”

孩子们点点头说：“爹，俺记住了！”

厉守禄说：“好，要说到做到，处处事事，走到头里。谁要干得不好，我可不依！”

嘱咐了孩子们，厉守禄又接着对老伴说：“把那把十二斤半的大镢头找出来，我再打磨打磨。”

老伴一听，不乐意了：“你不想想多大岁数了，还和年轻的一块鏟着去刨大石头啊！这二十多年，你哪年不在外头闸沟、整地、修库、开渠？眼下日宗接班当了队长，领着干就行了。你整天又是头疼又是什么脉硬化，哪还能再去干那重活呀！……”

老妈妈正嘟噜着，忽听院里响起一阵“咯哒咯哒”的叫声，一只全身雪白的老母鸡，红着脸，拍打着翅膀，在屋门口走过来走过去，不停地叫唤着。老妈妈忙走去，拾起了一个热乎乎的鸡蛋，又到罐子里抓了把土垃粮食，一边往地上撒一边说：“行啦，行啦，别叫啦，知道你有了功啦，快吃食吧！”

听得老伴这么说，厉守禄忽然哈哈大笑起来。

老伴不解地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厉守禄说：“我笑啊，有人就象这老母鸡一样，干了点事，唯恐别人不知道，‘咯嗒咯嗒’叫起来没完。你看那老黄牛，一年四季不住下，整天拉犁拽耙，从来不吭一声。”

老伴说：“这个老头子，又打着比方说谁呀！”

厉守禄严肃起来：“我说咱们要当老黄牛，不能当老母鸡。日耐平常嘱咐咱的话，你难道忘了？老愚公移山，是年年移，月月移，挖山不止。不能移了几年，到老了就光在那儿摆功劳，不干了。”

老伴噗哧一声笑了：“俺说不过你！”

厉守禄说：“这不是说过我说不过我的问题。如今，日耐他弟兄们能为党为人民挑点担子了，咱们更得要加把油，别落到孩子们后头才是。年老的、年轻的，标着劲儿地干，一代一代接下去，才能把大山移走，才能开出通往共产主义的大道啊！”

老伴没再说什么，到东屋里给他找出那把开山大镢头，又悄悄替他补开了垫肩。

恰巧就在这天晚上，在东北工作的大女儿厉日雪回来了。闺女一去十年，这是头一回回娘家。当爹娘的，做姊妹的，那个高兴，那个亲热，就别提了。妹妹忙着端来洗脸水，妈妈忙着盛来热面条。厉日雪刚刚端起碗来，只听父亲高声说道：“日雪，你这回来得正好！明天葡萄山拔石造地工程就要正式开始了。”

日雪笑了，说：“明儿我和您一块儿去！”

妈妈心疼女儿，连忙说：“几千里路，你就不叫孩子歇歇？”

厉守禄呵呵笑了：“你又来了！咱日雪是当年的铁姑娘，十来年没捞着摸摸家乡的石头蛋了，心里能不急？手里能不痒？明儿大伙都去移山，你叫她站在旁边看，她能站得住？”

老伴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：“唉，俺反正说不过你！”说着，便高高兴兴地替女儿准备趁手的家什去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厉守禄领着全家人一起上了山。头天晚上才到家的厉日雪，扛着大镢头，紧紧跟在父亲后头。乡亲们见了，都笑着称赞。有个人竖着大拇指说：“嘿，这真是老愚公领着青年愚公、姑娘愚公一起移山哪！”一句话，把大伙都说笑了。

厉守禄呵呵一笑，又说起了自编的快板：

毛主席表彰咱移山，

社员更把干劲添。

前段成绩算开头，

挖山不止永向前！

厉家寨大队的支部委员、贫下中农深深知道：这移山大业，不是一代人、两代人能完成的，要挖山不止永向前，就得让愚公精神代代传。

这天，红旗飞扬，热气腾腾的战场上来了一队新兵。有的扛着镢，有的扛着锹，大的十八、九，小的十六、七，来到工地上就吵着要“进入战斗岗位”。

党支部副书记厉永森赶忙迎了上来，说：“先把家什放到

这里，今儿都跟我去干。”

厉永森先领他们来到葡萄山东的大石塘里，讲了讲扛石头的要领，接着一弯腰搬起块大石头，轻轻巧巧地放到了右肩上，挺直腰，甩开手，大步流星地向山上走去。

小青年们学着副书记的样儿，把石头扛到了肩膀上。一趟、两趟……只觉肩上越来越重，喘气越来越急。他们羡慕地看着永森：他那结结实实的身子骨，象有使不完的力气。一百多斤的石条扛在肩上，腰不弯，气不喘，微微带笑的脸盘上，闪耀着黝红的光彩。嘿，咱们的副支书，可真是能干呀！

扛了几趟以后，永森把小青年们叫到跟前，说：“来，换个活儿。”

山坡下的机耕路边，早预备好了一溜小推车。永森推起来，领着青年们来到大山河滩里。他从土崖头下装了满满一车土，说：“咱们要在河滩上铺上厚厚的一层土，造出百亩良田！”说着，把车绊往脖里一搭，躬着身子向沙滩里拱去。

在沙窝里推车，可不容易了。小青年们推起车来，一脚蹬下去，脚陷进沙里，费挺大的劲儿才能迈一步，车轮子被沙埋住，不往前转。刚推一趟，就累得浑身大汗了。可是看看永森，还是那样，气不喘，腿不颤，一步一步，推着车子往前拱，浑身象有使不完的力气。嘿，咱们的副支书，可真有身硬工夫啊！

推了一阵土，永森又把青年们领回山坡上来，说：“下边，咱们刨石头。自己带来的工具，先放到一边，支部里发

给每人一件开山的武器。”

一把把十二斤半的大镢头，发到了每个人手里。有个小青年，接过这又长又宽的大镢头，掂一掂，伸舌头笑了一笑。

永森问青年们：“大伙累了吧？”

“不累！”青年们把头一昂，回答得很干脆。

永森微微一笑：“不累是假的。我想问一问，大伙知道不知道，支部为什么安排我们第一天干这些活？为什么要发给我们这把镢头？”

青年们收起了嘻笑。有的抬起头来，激动地望着永森，有的低下头去，在深沉地思考。

永森没等大伙回答，又给他们讲起了第一块大地的故事。

那是初级社刚刚成立的时候。为了闯开一条在山岭薄地上闹增产的路子，厉永谦带领十三户贫农，开到程子沟里。

他们选的这片地，特别难整。西边，是一丈多高的小山崖；东边，是一片河沙滩；中间，有条大水沟，有三个一亩大、一人来深的蛤蟆汪。大大小小二十七块地，合起来才五亩三分。高处和低处，相差一丈四、五尺。

当时，正是大地冰封的数九隆冬，泥沙碎石和一块块大卧牛石冻在一起，象铁板一样硬。九斤半的大镢头刨下去，当的一声被弹回来，地上只留下一个白印印。虎口被震裂了，鲜血染红了镢把。厉永谦高喊着：“学愚公，做愚公”的口号，发誓说：“它就是生铁汁子灌成的，也要把它化开！”他们在

工地旁生起了红炉，给镢头加钢：十斤半，十一斤半，直到十二斤半！他们硬是用十二斤半的大镢头，刨开了冻土，抠出了藏在地当央的卧牛石，削平了崖头。他们用肩膀扛石头，用小车运土，填平了沟汪，整出了大山脚下头一块十三亩大的平平整整的大地。

从此，厉永谦被人誉为老钢，厉永谦所领导的六队，被人誉为钢六队。

青年们都深深地激动了：创业的前辈们，正是用这十二斤半的大镢头，用这能装千斤载的小推车，用这铁一样硬的肩膀头，移那一穷二白的大山，移那私有制度的大山，创造了今天的幸福。今天条件变了，机械化程度高了，但是愚公移山的精神不能丢！党支部把传家宝，交到了我们手里，我们就要象创业的前辈一样，练出一双能改天换地的大手，练出一付能移岭担山的铁肩！

青年们高高举起十二斤半的大镢头，紧跟在党支部副书记身旁，向大石盖子进军了！

心里想着毛主席的批示，真是举镢辄轻，劈石石软哪！这一群生龙活虎的年轻人，这一群决心要把愚公移山的精神接过来、传下去的自觉磨练自己的年轻人，干得多么带劲，干得多么泼辣！

又一批新愚公，在茁壮地成长着。

为了保证在特殊情况下能战胜旱魔，夺取丰收，大山河边的大口井工程上马了。

工地上你追我赶，劳动竞赛开展得热火朝天，工程进度

不断刷新。

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社会上却刮过来了一股风。有人说：“你们怎么还这么个干法呀？没看报纸上，正批‘唯生产力论’吗？人家说，大干快上这口号是修正主义的！”有人说：“你们怎么还搞劳动竞赛呀，没见人家批吗，那是修正主义的作法。”

大伙一听，心里气得鼓鼓的。二十多年来，厉家寨的贫下中农，在毛主席光辉批示指引下，在各级党委领导下，开山劈岭，填谷造田，引水上山，使亩产百十斤的山岭薄地，变成了亩产一千三百斤的高产田。每年向国家贡献粮油一百多万斤，支援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。这难道是在搞什么“唯生产力论”？广大贫下中农为革命拼命干、流大汗，你追我赶、挑战竞赛，这种高昂的社会主义积极性，又怎么会成了修正主义的作法呢！

党支部委员厉永谦，这个哪里困难哪里上，被人们誉为“老钢”的硬汉子，一听就火了。他把大镢头一抡说：“不就‘吃穷’那帮小子胡说八道吗？别听他蛤蟆蛙子乱叫唤！”

一个青年纠正他说：“老钢大爷，不是‘吃穷’，是迟群。”

“吃穷！”老钢说，“他们吃着人民的，喝着人民的，整天在那儿生着歪点子写文章，不叫我们抓革命、促生产，不是要把咱们社会主义‘吃穷’吗？咱们不听他们那一套！”

青年们齐声说：“对，咱干咱们的，不听他们那一套！”

人们憋着一股劲，干得更猛了，工程进度更快了，大口井在迅速向下掘进着。拿下了顽石层，又大战开了流沙层。

这天晚上，大伙正你一言，我一语，研究着治服流沙的办法。忽然工棚的门被推开了，老书记厉月坤一步迈了进来，乐呵呵地说：“嗨，讨论得好热闹啊！”

人们不由地愣住了，一齐问：“月坤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
厉月坤仍旧乐呵呵地说：“我为什么不能回来？”

大伙望着厉月坤，一时都不知说什么好了。

厉家寨的广大社员，都从心里深深热爱着他们的老书记。从斗地主、闹翻身，到组织互助组、合作社、人民公社；从深翻整地到搞成这漫山遍野的三化园田；从打第一眼水井到修建电灌站、大渡槽，老书记厉月坤洒下了多少汗水，熬尽了多少心血啊！眼看着厉日耐、厉永森这样的好接班人成长起来，他从心眼里感到高兴，可自己从没想过卸担子。移山的大业，才刚刚开了个头。他要和大伙一起，和厉家寨广大社员一起，多铲几锹土，多搬几块石头哩！

不想一个多月前，厉月坤忽然病了。他没把这当成什么事儿，拗不过大伙才去医院里查了一下，谁知一检查，得的竟是癌症！大伙心里那个难受呀，难道一直领着大伙往前走，和大伙心贴心的老书记，就要离开大家了吗？不，不能！人们把真实病情瞒着厉月坤，派人“监督”着他在医院好好治疗，盼着有一天，治好病，再回到战斗的队伍中来。

可是今天，他为什么突然回来了呢？大伙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儿，纷纷围上去拉住他的手，说：“月坤，你怎么不在那儿好好养病呀？”

厉月坤摇摇头，说：“躺不住呀！眼看着有人在刮邪风，

泼冷水，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，我能安安稳稳躺在病床上吗？同志们，咱们厉家寨人，正因为敢与天斗，敢与地斗，敢与阶级敌人斗，敢与错误路线斗，愚公移山改自然，千方百计夺取丰收再丰收，才得到了毛主席的批示表彰。今天，咱们响应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号召，高举红旗学大寨，挖山不止改自然，这步子，没有走偏！同志们，华国锋同志的讲话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，说出了广大贫下中农的心里话。我们就是要坚决响应华国锋同志的号召：全党动员，大办农业，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！”

大伙一齐说：“月坤，我们知道，你放心！”

厉月坤点点头，说：“我放心。有你们大伙，有日耐、永森这样的年轻人接班，我放心。我的病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我是想，趁着我还能动，能搬块石头就多搬块石头，能铲锹土就多铲锹土。这么做，我心里舒坦。你们要想叫我高兴，就别拦我！”

要找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愚公吗？新愚公就站在我们面前。要问什么是挖山不止的愚公精神吗？厉月坤的行动就给我们作了最好的答案。作为革命的年轻一代，该怎么把这种精神接过来，让它在我们心里深深地扎根、发芽，长成参天大树呢？

年轻的突击队员们，眼含热泪，浑身充满了力量！他们连夜割来条子，砍来木桩，编笆的编笆，打桩的打桩，在结着鸡皮凌的冰水里奋战了一夜，用条笆把井壁镶了个严严实实。大口井，又顺利地向下掘进了！